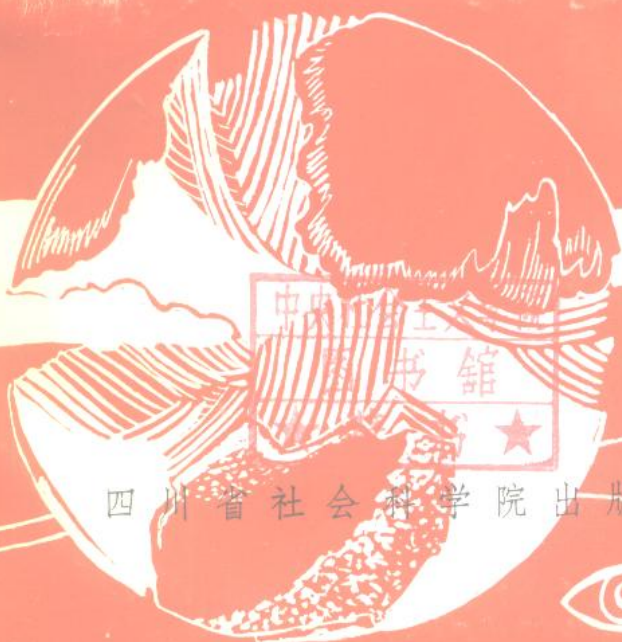


C
Q



古今掌故



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

77.10

K206
古今掌故丛书

古今掌故



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一九八六·八·成都

封面题签：启 功

特约编辑：王春瑜

责任编辑：吴 畏 李嘉玮

封面设计：梅定开

古今掌故（一）

古今掌故丛书

编 者：《古今掌故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出版者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发行者：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刷者：安岳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7.625 字数191千

1986年8月第一版安岳第一次印刷 印数1—5,000册

书号：11316·49

定价：1.40元

前 言

掌故，又称掌固，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上，占有一席之地。早在汉代，甚至便有掌故官之设，归太史官领导，主管故事或故实——即过去的事实，“秩六百石”，工资并不低，是并不寒伦的官。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史学遗产中，记载各种掌故的书，特别是自唐宋以来——更以明清为盛——也是多得不可胜数。专门记载各种掌故的书，以及不时涉猎掌故的野史、笔记、杂著等等，互相渗透，有时甚至难以区分。如果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比喻为光华夺目的七宝楼台，那么，掌故则是这座楼台里不可缺少的木、石以及熠熠生辉的明珠。掌故涉及的面很广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，几乎无所不谈，甚至毛举细故；也许它的特点，正在这里：毛举细故。正史不屑记载的，它详细记载，正史不屑写的，它津津乐道。唯其如此，它起到了补正史、正文不足的重要作用。如果没有掌故，我们就不可能看清楚历史老人的真面目。起码也是不可能看清其全貌。也唯其如此，各种掌故的书，才会绵延不绝，历久不衰。当然，如果就可读性而言，把正史的面孔比喻为阴沉木似的八百正经，那么，掌故的面孔，则往往是笑容可掬的，甚至是嘻嘻哈哈的，起码也

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，这也是它历来受到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探讨掌故学的来龙去脉，挖掘古代、近代掌故中的精华，记载现代、当代的各种掌故，为发扬民族文化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，这应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。为此，我们着手编辑《古今掌故丛书》，准备一本、一本的出下去。将涉及古今中外的掌故，当然，以中国的掌故为主，并以中国现代及当代的掌故为主。以后的每本，都将各有一个主题，集纳成套，便可纵观今古了。

编辑这套丛书，受到文史界的老前辈、专家学者，以及天南地北朋友们的大力支持。愿海内外的作者、读者和我们携起手来，共同在掌故这片土壤上播种、耕耘，共享丰收的欢乐。谢谢。

《古今掌故丛书》编委会

一九八六年四月

古今掌故

目 录

前 言.....《古今掌故》丛书编委会

古今掌故一席谈

——《古今掌故》丛书编委会召开的座谈会纪实

.....王宇轮 整理 (1)

掌故源流简述.....杜婉言 (7)

周总理谈越剧《红楼梦》.....王文娟 (12)

决胜于樽俎之间

——忆陈赓大将在谈判桌上.....穆 欣 (14)

“盐城二乔”.....曹晋杰 王荫 (22)

吴晗轶事四则.....苏双碧 (32)

2017.5

清贫学子话吴晗·····	香港 余美玉	(37)
先父顾颉刚先生的读书与治学		
——纪念父亲逝世五周年·····	顾 洪	(41)
悲鸿大师与友人周涤钦·····	王爱东	(56)
谢国桢与垂虹桥·····	韦祖辉	(58)
黄洛峰与文化学院·····	王代文	(61)
第一位上天的中国妇女——洪美英·····	陈智超	(66)
明义士收购甲骨受骗记·····	孟世凯	(70)
通愿法师访问记·····	周 雷	(75)
朱敏烈士追怀录·····	俞筱尧	(80)
四十年前一次整风审干的始末·····	游 颖	(88)
“一钱太守”名传会稽·····	林荣贵	(94)
拉神配·····	村 愚	(96)
一字之师·····	草 莱	(98)
韩世忠妻梁氏史传无名·····	王曾瑜	(100)
建文皇帝之谜·····	毛佩琦	(102)
谈《烧饼歌》·····	美国 陈学霖	(115)
却金亭·····	艾红棉	(117)

锡伯族西迁佚话·····	满族 富丽	(119)
近代轶闻十则·····	傅 鉴	(122)
瓜饭楼杂忆·····	冯其庸	(128)
闲话张国焘·····	沈 醉	(134)
陈独秀评沈尹默的书法·····	宫百里	(152)
忆溥仪夫妇·····	孙月荣	(153)
病榻漫言·····	王春瑜	(157)
陆秀夫故里述闻·····	李世安	(162)
“文革”琐记·····	罗仲辉	(169)
友人金某“桃花源”奇遇记·····	周育英	(177)
急诊室佚闻·····	刘晓云	(180)
羊城说古·····	卫家雄	(183)
髻髻山的四月庙会·····	王宇信	(189)
明朝崇祯年间的几种物价·····	且 丝	(192)
明刻本《识小编·内篇》摘抄·····	杨志清	(196)
西南联大八年·····	李 凌	(204)
刘半农与贯华堂原刊本《水浒传》·····	雷梦水	(220)

三十年代北京旧书业及其它

——长泽规矩也有关记述摘译……………索介然 (222)

古今掌故一席谈

——《古今掌故丛书》编委会 召开的座谈会纪实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，《古今掌故丛书》编委会委员及部分特约编委在北京居德林聚会，座谈丛书编纂工作。席间，与会者谈笑风生，对掌故范畴、定义、历史及现实意义等各抒己见。现择其要者，据实以载，以飨读者，并资交流。

出席者：

吴世昌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全国人大常委。

冯其庸——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，《红楼梦》学会会长。

黄宗江——八一电影制片厂编辑，作家、戏剧家。

李 凌—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，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。

陈高华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，副研究员。

苏双碧——《光明日报》理论部副主任。

吴泰昌——《文艺报》副主编，副编审。

王春瑜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。

吴畏——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总编辑。

周雷——红学家，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编剧。

黄振华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。

白钢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。

李嘉玮——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。

王宇轮——北京中医学院外事处医学英语翻译。特邀座谈会工作人员。

座谈会开始，丛书编委会主编王春瑜首先说：“我是搞历史的，经常接触到各种掌故，我想，如果没有当时人记载的各种掌故，保存在掌故以及笔记、野史的那些书里，有好多事，今天我们也就不法弄清楚，因为正史不会记载这些东西。古人对掌故有各种解释，我看最简单的一种解释，就是故实，即过去发生的事实。所以我想是否可以把掌故的概念，从乾嘉学者的观念里扩大一点（他们多半认为有关典章制度，才能叫掌故）。我想，无论古代的，近代的，现代的，当代的，只要是过去发生的事实，只要对于我们民族文化有保存价值的，采取忠于事实的态度，那怕一点一滴，把它记载下来，不但对今天的广大读者能够提供一份好的精神食粮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尽一点力量，而更重要的，还可为将来我们的民族文化，留一些资料下来。这是很宝贵的。”

吴世昌说：“掌故是历史的一部份，与实际生活密切有关。因此记载掌故的书，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。例如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，是写宋朝的，明朝田汝成的《西湖游览志》，也是讲掌故的，可以补充正史。因为正史有它的条例、规格限制，干巴巴的。大家想知道社会政治的情形，日常民众生活的情形，除了看小说以外（当然，小说是虚构的），要了解比较可靠的社会情况，就要看掌故，看掌故丛书。所以掌故在我们的历史生活中，占有很大的地

位。记载掌故的书一直有，宋朝的，明朝的，清朝的，相当多。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了一部书，叫《桐桥倚棹录》，是顾颉刚先生珍藏的，讲苏州的生活，从饭馆、茶馆，一直到演戏，还有小铺子里卖的东西，如卖泥娃娃等都有。作者顾禄是位有心人，一方面他写了许多掌故，同时也写了满洲军队到苏州大屠杀的情况。这就是正史所未曾透露的情况。因此掌故这样的书，是很重要的，能够补充正史的不足，记载的内容非常广阔。我虽不是搞历史的，也常要翻翻掌故的书。”

黄宗江接着说：“掌故的重要性，确如吴老所说。在座的史学家很多，我顶多算个治杂学的，我是艺人，连文人都不够。糊里糊涂地，刚刚我在车上讲，不知老之已至，所以忝列行列，不禁失笑，不过已成事实了。我是南开中学的，前几年《天津文史资料》叫我写篇东西，我一看自己入了文史资料，觉得又得意，又有些滑稽。上个月我去重庆，到了南开中学，学校请我讲演，校长比我年轻，我六十四了，他只有五十几。他说：周恩来同志、曹禺同志、黄宗江同志，是我们南开的三大女演员（笑声），这件事还是真的。（周雷插话：这就是掌故了。）我的观龄——观众的观龄——比较早。我在怀抱中就看戏了。我现在跟戏剧界谈杨小楼、尚和玉等等，如天宝遗事，真有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味道。所以我觉得这套丛书应该办，很有好处，可以雅俗共赏，可以出东西啊！我们这些人都有掌故，我有时还制造掌故。譬如我请俞老——俞平伯给我题了个‘焦大故居’，焦大还有故居！（笑声）这就是我制造的掌故。总之，我觉得这套丛书大有可为。”

冯其庸说：“刚才几位讲的，我都赞成。不要小看掌故，零零碎碎，实际上是非常有价值的。我们现在读前人留下来的属于掌故性质的书，也没有把它当作低人一头来看嘛。有些东西价值是很高的，恰好是正史不记的，人家正史也不屑写的，我们把它拾起来，很有必要。人弃我取，很可能成为很有意义的东西。譬如第一次

《十五贯》来京演出，后来周总理不是肯定了这出戏吗？刚来演出第一场时，演过于执的演员来找我，急得不得了，怕打不开局面。我去看了，对他说，问题不大。后来就不得了了，轰动了全国。这次周传瑛等又来了，几十年不见面，几乎都不认识了。这次在上海碰到袁世海等人演全部《龙凤呈祥》，袁世海演张飞。四十年前，抗战刚胜利，杜月笙祝寿，全部名伶演《龙凤呈祥》，也是袁世海的张飞。这次我到后台问袁世海，他说，那一年也是我的张飞啊。要说梨园界的故事也太多了，（黄振华插话：你说的这些都是很好的掌故。）很有意思的。我觉得出版这套书很有意义，很有价值，愿意尽自己的一点力量，把这个工作做好。”

黄宗江：“刚才说到周传瑛、王传淞，解放初我在南京请他们两位吃饭；当时他们沦落江湖，几乎跟要饭差不多。我要了一个明虾，王传淞就讲，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已有几十年没有吃大虾。哟，王传淞没有吃大虾！这次他们又来了，我跟他们说起这件事，那天酒席上，刚好有大虾，王传淞连声说：大虾来了，大虾来了！回想当年在社论（按：指《人民日报》关于《十五贯》的社论《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》）出来之前，他们在永安酒楼上演出，这是一个很蹩脚的地方，我上去一看，是周团长传瑛在卖票，票板都是空的，当时我就把第一排都划掉了，带着傅全香、范瑞娟、赵丹等人，整整带了一排人到后台，感到是识俊杰于风尘啊！你（按：指冯其庸）刚才不说便罢，这一些，我想不到它是掌故。事实上已经是掌故了。（王春瑜插话：这些如果不写下来，今后恐怕也就没有人知道了。）吴祖光写梨园掌故很精彩。”

冯其庸：“我再给你讲个小故事。俞振飞演《贩马记》，不是写状的地方，有弹纱帽吗？后来他不弹了。我脑子里想，大概是他年龄大了，手指不灵活了。有次我碰到他，问他：俞老，这次看你《贩马记》，写状那一段，弹纱帽怎么没有了？是什么原因呀？他说，嗨，我损纱帽了！我说，怎么损纱帽了？他说，我怎么弹？从

前的纱帽是硬胎纱帽，弹上去很有效果，清脆得很，现在是丝绒做的纱帽，弹上去卜卜卜的声音（笑声）不能听。原来我的硬胎纱帽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给我攒掉了，攒纱帽！现在我就没办法弹了。再就讲到水袖。他说水袖现在也很难弄，料子已经不是从前的料子了，不听使唤。所以有时你觉得演员不照原来的演了，其实他已没有办法照原来的演了。这些小零小碎的事，你不深入实际，不容易了解。”

李凌说：“掌故和一般正史当然不一样。我记得恩格斯说过（大意），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，就它的细节的真实来说，比当时几百个政治学家、经济学家还更能帮助人理解当时法国的社会情况。如果我们要了解法国大革命，光看法国的正史，肯定是不全面的，但看了巴尔扎克的作品，了解就要深刻得多。当然，巴尔扎克的作品，是小说，还不是我们所说的掌故。正史总得板起面孔，代表官方的立场、观点。个人写的材料，写自己切身经历过的，真实可靠，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补其它一些记载的不足。例如我们出版社在编《当代中国》丛书，按丛书性质来理解，是解放后的中国，但是，有很多细节是讲不清楚的。如建国以来的建设，走过曲折的道路，有不少经验教训，按规定，是要写的，但是，作为“正史”，只能原则上抽象的写几句。如果写个人回忆，写自己接触的东西，就可以写得很具体。掌故不仅仅是写古代历史上的东西，近代史的、现代史的，当代史的，都可以写。这个范围就广了。各人从不同的角度写，凑起来，就是一部完整的历史。这不但使人读了以后，受到启发，而且可以增加好多知识，同时也给后人提供了不少史料。就像我们现在看过古人写的笔记、稗官野史一样。今天我们研究历史，如果仅仅凭二十四史，没有当时人写的各种掌故、稗官野史，那我们对当时情况的了解，起码是片面的。”

苏双碧：“刚才有些同志讲到雅俗共赏，我看出这套书对传播、普及一些历史知识，可以起到一些作用。以前一些史学方面的

书，都比较严肃。说好听一些是严肃，说不好听一些，就是可读性比较差一些。但是，历史掌故可读性会好些。出这套书是很有意义的。我将尽力而为，把它办好。”

（王宇轮 整理）



掌故源流简述

杜婉言

掌故一词起源甚早，原有两种意思，一是官名，汉代有掌故官，在太史官属下，秩六百石，主故事。据《汉书·晁错传》载，晁错就曾“以文学为太常掌故”。另一种意思是指国家的故实，即旧的制度、旧的事例，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就记有“孝文、孝景因袭掌故，未遑讲试”。后来掌故这词多用于指正史以外关于历史人物、典章制度、政治事件等的故事或传说。应当说，掌故是史实的一部分。

在记叙中国悠久历史的众多史书中，写得最生动活泼的是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的人物传文情并茂，不但把人写活了，而且语言生动，每件事的发生、发展及参加者的心理、动态的变化，都能曲折传出，使人清晰了解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《史记》被公认为文史不分的佳作，太史公亦得以成为千载良史，这决不是偶然的。《史记》所以写得这么好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，是司马迁早年也曾游历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。他到处考察风俗，访问父老，采集了不少口碑、传说及各种掌故，后来收入了《史记》中，如《淮阴侯列传》写韩信布衣时的事，绘形绘声，就是因为太

史公自己就到过淮阴，淮阴人给他讲了不少韩信的往事。

《史记》以后，著名的史书不是没有，但总未能出《史记》之右，究其原因，后来的正史都是胜利者写的，往往文过饰非，片面夸大自己的光辉与对方的黑暗，失败者的记载则往往被禁锢销毁，湮没无传。这样，官修史书变得越来越刻板化，避讳繁复，具有很大的片面性，而且可读性也差，这种史书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。幸而历史事实不管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方发生，不论史家知与不知，写与不写，它总是客观存在，总会有人知，而且往往总会有人用各种方式记录下来，传扬开去。因而许多琐屑的遗闻轶事都有了一定的历史涵义。掌故即属于此类。它既涉及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，各种政制的原委、因果、实际运用及其变迁，又涉及历史人物的世系渊源、活动情况，以及社会习俗之形成、变化等等，自然会被大量收入野史、笔记等等非官方著述中，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补充正史之不足。

掌故在正史中固然也有，但更大量的是蕴藏在各种私家著述中，即使先秦诸子的作品也不例外，如《庄子》所记的“不龟(皴)手之药”就是很好的掌故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载宋国有入善于制防止冬天手上皮肤皴裂的药，叫“不龟(皴)手之药”，因而能够世代干着冬天漂洗丝絮的工作。有人知道了这情况，出高价买了他这处方，然后游说于吴王。后来吴越在冬天时发生海战，兵士手多拘坼，吴人用这人为将，他使用了“不龟手之药”，吴兵手不拘坼，大获全胜，这人亦得到了封赏。这则掌故对我们研究先秦时皮肤科药物的制作水平、军事史以及制作专利权转卖在我国的开始出现等，都是很有用的史料。汉应劭撰《风俗通义》里，记孟轲“游于诸侯，所言皆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，然终不屈道趣，舍枉尺以直寻”。又记“武帝时迷于鬼神，尤信越巫”。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对孟子、汉武帝的了解。南朝宋刘义庆撰《世说新语》，记载了宋代士大夫的言谈、轶事，对当时士族思想、生活和崇尚清淡的风气多有所反